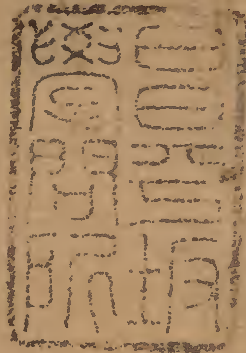


宋文鑑



百廿九之三十一
琴操宋文書判類

漢書門類		三八二號	一七二函	一四八冊
------	--	------	------	------

內閣文庫		三八二號	一四八冊	三五二函
------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832
		冊數	48	(42)
		函號	362	43

四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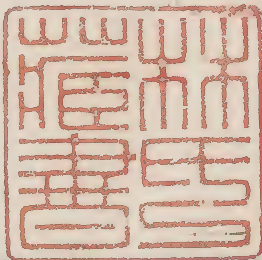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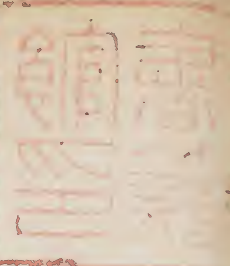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琴操

懷歸操

醉翁操

於忽操

書操

上梁文

開封府上梁文

英德殿上梁文

披雲樓上梁文

書判

辛捕罪人過而不救辭云家有急事救療

余 璿

淺草文庫

劉 敞

蘇 軾

王 令

林 希

楊 億

王 安石

陳 履常

丙越度官庭垣籬宜司罪之辭云隨甲而往

余靖

丙為左僕射門立檠戟其子封國公復請立戟儀

余靖

曹不許

乙夜居於外丙往弔之或責其非

余靖

乙為政請隳都城譏其無備辭云都城不過百雉

余靖

丁去官而受舊屬饋與或告其違法許云家口已

余靖

離本任

甲為縣令士乙與其故人丙醉毆乙乙詣縣訟丙

令問曰傷乎曰無傷也相識乎曰故人

矣嘗相失乎曰未也何為而毆汝乎曰醉也

之使去有司劾甲故出丙罪甲曰鬪不至傷勅許在村了奪耆長則可縣令顧不可乎

王回

甲為出妻已告其在家嘗出不遜語指斥乘輿有

司言雖出妻而所告者未出時事也或疑薄君

臣之禮隆夫婦之恩律不應經

王回

琴操

懷歸操

劉敞

蟋蟀在堂歲云除今我不樂鬱以紆豈不懷歸畏簡書

蟋蟀在堂歲云逝今我不樂濡以滯豈不懷歸友朋畏

醉翁操

蘇軾

琅邪幽谷山水奇麗泉鳴空澗若中音會醉翁喜之把

酒臨聽輒欣然忘歸既去十餘年而好奇之士沈遵聞之往遊以琴寫其聲曰醉翁操節奏疎實而音指華暢知琴者以為絕倫然有其聲而無其辭翁雖為作歌而與琴聲不合又依楚詞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詞以製曲雖粗合均度而琴聲為詞所繩約非天成也後三十餘年翁既捐館舍而遵亦沒久矣有廬山玉澗道人崔閑特妙於琴恨此曲之無詞乃譜其聲而請於東坡居士以補之云

琅然清園誰彈響應空山無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蕢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賢明醉翁嘯詠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童顛水有時而回困思翁無歲年翁今為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三兩絃

於忽操

王

令

則表見龐公將起之而公不頌也表曰然則何謂公曰

或可歌乎既歌命童子絃之凡三操

於忽乎不可以為其又奚為離婁之精夜何有於明瞽曠之耳聾者亦有且後逐逐其猶來雖目眇而心駭乎

顧其能之安施委果繩以聽入乎雖昨輸亦奚以為於忽乎不可以為其又奚為椽樞楠椳之累重顧柱小

之柰何方風雨之晦陰行者艱而莫休居者坐以笑歌不知壓之忽然乎其誰安何

於忽乎不可以為其又奚為謂雞斯飛誰得之吾方飢而羈謂豕斯突何取於縛是皆以食而得之吾方飢而後噫雞兮豕兮死以是兮

畫操 孟子去齊舍於畫作

林 希

彼滔滔之天下余孰從而與歸來何其然乎其去何為
吾行或使乎止或居之母嗟吾行乎於此遲遲弄其量
黼弓翰撮安施鈞石則委乎亦何用於銖索顧瞻咨嗟
兮人易余幾嗚呼余歸乎已而已而

上梁文

開封府上梁文

楊 億

受三靈之眷命開百世之丕基居中土以制四方坐明
堂而朝萬國上觀玄象設路寢而闢應門下鑒黃圖定
神州而分赤縣玉帛馳奔而著至舟車輻湊以交馳居
民最處於浩穰寰宇六瞻於表歲法天崇道皇帝陛下
道光上聖仁洽普天性堯舜之聰明體禹湯之勤儉
垂衣裳而布政懸法以授人盱眙食視朝但精沈於理

非煙嵐

拋梁北匈奴逃遁空沙磧茫茫絕漢胡無人待上陰山
重刻石

拋梁上非煙顯氣何蕭爽歷歷天邊種白榆亭亭雲際
我仙掌

拋梁下萬井繁華堪大詫家家樓閣倚晴空處處絃歌
樂皇化

伏願拋梁已後風調雨順時和年豐聖壽靈長與大椿
而難老邦家鞏固將磐石以無窮少海長浮於厚載前
星永耀於玄穹濟濟宮庭之儉屬森森天府之實從盡
預商山之羽翼咸依儉幕之芙蓉將吏奔趨而有幸軍
民撫育以皆同悉傾心而奉上並竭節以向公路絕寇
攘夜戶而從茲不閉人無名訟園扉而自此常空百姓

咸躋於壽域八方悉被於仁風然後我皇帝之千秋
萬歲長端拱以居中

英宗殿上梁文

王 安石

天都左界帝室中經誕惟堯聖之祠夙有神靈之宅嗣
開宏築追奉睟容方將廣庶孝於無窮豈特尚漢儀之
有舊先皇帝道該五恭德貫三儀文摘雲漢之章武
布風霆之號華夏歸仁而砥屬蠻夷馳義以駿奔清蹕
甫傳靈輿忽往超然姑射山無一物之疵邈矣壽丘臺
有萬人之畏已葬鼎湖之已劔將游高廟之衣冠今
皇帝孝奉神明恩涵動植萬萬之服期成萬世之功見
堯於堯未改三年之政乃崇薰脩之吉壤載營館御之
新宮考協前彝述追先志共嚴列峙寢門可象於平居
席正旁開輦路故存於陳迹常師肅給斤築隆施揆吉

本臨軒遣使常散採於民誦物以情而煦育如春王道而
坦平若砥故得五兵不戢後世無金革之聲四序由康
隴畝起倉箱之詠功也淳反朴黎民盡致於可封獻賚
輸琛異域曾無於後至混車軌而一統頒正朔於四夷
十年遠過於成周初土更逾於疆漢乃眷京畿之千里
步連魏闕之九重包括諸華儀刑列郡疆理既推於廣
斥間閭最號於便蕃豈惟狹水之場所謂帝王之宅爰
求控默實在元良皇太子道劫黃離位隆蒼震問安視
膳素彰周寢之勤主鬯承祧畢踐漢儲之貴自春宮而
育德鎮天邑以分憂誕揚慈重之風廣布神明之政綠
林屏息絕吠犬以堪驚王燭均調無喘牛而可問於是
决斷簿書之暇經營土木之功廣棟宇之新規集班輸
之絕藝揮斤者成市荷鋪者如雲度棟補杞梓之材召

丹雘巧埽之匠百堵皆作不日而成梁橫蟠竦以蜿蜒
瓦疊鴛鴦而迤灑而皇有煒赫事斯嚴廟回合以四
周庭清虛而中敞制度迭彰於壯麗形容備極於魏哉
足以明東朝副貳之尊表南府鎮臨之盛見郎偉今茲
吉日將畢奇功爰自拋梁式申犒勞散金錢而滿地誰
餅餌以如山卮酒盈看盈樽蒲案極量而飲應不羨於
單醪實腹而食固如填於巨壑既醉以飽式舞且歌同
承渙汗之恩共樂昇平之化

拋梁東三韓百濟慕華風毛重遠涉浮天浪歡呼鼓舞
未央宮

拋梁西雪嶺金河路不迷萬里玉關皆我土葡萄苜蓿
滿高低

拋梁南跼焉浪泊聖恩覃大目明珠盈帑藏蓬萊銅柱

日以庀徒舉脩梁而考室敢申善頌以相歡謔

兒郎偉拋梁東聖主迎陽坐禁中明似九天昇曉日恩
如萬國轉春風

兒郎偉拋梁西瀚海兵銷太白低王母王顰方自執大
宛金馬不須齎

兒郎偉拋梁南丙地星高每歲占千障滅燐聞嶺徼萬
艘輸賚引江潭

兒郎偉拋梁北邊頭自此無鳴鏑即看呼韓渭上朝休
誇實憲燕然勒

兒郎偉拋梁上彷彿神游今可想風馬雲車世世來金
輿玉罕年年往

兒郎偉拋梁下萬靈隕祉扶宗社天垂嘉種已豐年地
產珍符方極化

伏願上梁之後聖躬樂豫寶命靈長松茂獻兩宮之壽
椒馨占六寢之祥宗室蕃維之彥朝廷表幹之良家傳
慶譽代襲龍光肩一心而顯相保續祝之無疆

披雲樓上梁文

陳

履常

夙夜在公必有燕休之地上下同樂孰知興作之勤惟
此東州稱為輔郡遺澤未息猶有陶虞之風王化既成
更同齊魯之俗河山千里枹鼓不鳴閭巷百年豪傑間
出地滋艱闢歲嗣豐穰里無愁勤之聲吏絕追呼之擾
因斯時之暇豫樂此地之登臨昔上故增高事非過制斷
長續短費不及民棟宇靚深稱事民之觀望歲時遊豫
遂老幼之歡娛爰歷靈辰用興祭架聽于輿頌落此成
功

拋梁東日上雲開四顧中今代功

名歸二若當年富貴

有朱公

拋梁南舳艫銜尾繫江潭朝濟已

作豐年雨暑飲行

北掌談

拋梁西陰陰桃李下成蹊舉頭更

覺長安近送日長隨

落日低

拋梁北瑞塔亭亭入雲直百年戰

鬪及明時千里河山

餘故國

拋梁上危架岩堯遠千文房心璫

璨近蒼楹海岱摧藏

但空曠

拋梁下割肉成堆酒如瀉燕雀投

人也自忙鼠蝠旋墻

不容罅

伏願上梁以後人神同力暘雨以

時水宿塗行夜無風

露之警益練鍊割家有囊廩之餘

囹圄一空鞭笞不試

商旅四集貨賄遂通據榻以談不減庾公之興從遊而賦尚須韓子之文

書判

辛捕罪人丁過而不救

余靖

通播未播宜同掩襲彌留待救安可遭迴苟或責其容姦姑合先於拯患辛事當祇役職在追逃力而拘之飢鷹之効未展勢不足者因獸之闕方勞眷彼遵塗之人式冀執兵之助備其越逸此望東然肯來憂在族姻彼乃往而不返誠或慮其飾詐謀合原其執心網恐論於吞舟固宜并力病方深於易箠安得忘情徒欲詰其圖全未可罪其爲己囚其亡命雖追捕以攸先人各有親當患難而自救縱云行邁殊匪坐觀捕逃之黨未除遽

令適我瞋眩之求不濟則欲怒誰職且異於追胥罰難加於行路是則彼有詞矣姑合宥而捨之

丙越度官府垣離官司罪之辭云隨甲而往

余靖

協謀抵禁法有減論冒度干刑理無從坐既投足而同往豈原心而或殊丙德之弗修動而有悔不如已者方踰數仞之墻因而從之遂羅三尺之法自踈明慎猶啓薄言况穴隙以相從惟既茨而是獲前王著令徒攀共犯之條君子嚮儒盡守獨行之節矧府寺之攸設惟藩屏而是崇不得其門同臨蔽惡之地必求諸道當慙由徑之非雖曰比之匪人之賞亦動而過則原其發慮遽云職汝之由詳彼治躬豈可効人之僻各將誰執咸實已招視離落之具存當跬步而爲過別冒漢家之網或異

首科自絕滿人之祛諒難降等三千之條備紀七十之

杖何逃罪必甘心詞奚吾許

儀曹不許

余靖

位廢王爵固有尋儀名

處豈列戟以重施丙鵠

升八座之榮社土啓封

宏規以謂秩視諸公幸

樂之儀展矣依司詳夫

權問寢趨庭豈有異門

謀猷况乎尊有壓卑之

著章程國有大焉古之

制度罔愆宜喜柳或之

列子倫所宜降禮既高閱之共
叩傳家蟬聯襲龍斗樞踰貴既
遂及一經之嗣胡為令子罔達
列分茅之位勲崇三品請頒立
大體且乘軒服冕雖同列國之
之制縱未該於令式宜必叶於
又備存典冊子存避父之禮綽
追也恩榮者至任旌高穎之勲
允必當固執無謂他規戴記傳

步車馬猶稱於不及隋書勸善祭戰寧聞於再頒必採
禮卿之詞勿貽侯氏之過

乙夜居於外丙往乎之或責其非

余靖

宴安有度式貴慎儀出處無容固宜行弔既自愆於所
止亦何怒於相隨乙德之不修動而有悔安身克謹當
從嫡寢之間居外尤非自比遭喪之變眷惟益友深達
彝章朝夕四時既失常於訪問吉凶五禮遂矯辭於禍
災縱未盡於嫌疑抑已陳於規誨進退可度燕衣將亂
於悲哀居處以莊環經何慙於諷刺爾惟失節我豈廢
言所期克舉其儀孰謂不知而作衣服宮室雖弗襲於
練裳揖讓周旋固可譏於牀第理既同於事死問乃比
於知生况彰終夕之嫌復異致齋之制改容並進雖與

言偃之非問疾同辭宜守竹尼之訓弔之可也人其謂何

乙為政請隳都城其無備辭云都城不過百雉余靖

政在保民固宜多備城苟過制何謂弱枝爰啓見機之謀當許復隍之請乙器能高世忠亮拔羣方推許國之忠遠展濟時之略以謂金湯固誠多藩屏之功控帶相高必啓寇戎之害式陳良策允叶明謀庇民無假於深池頽墻願填於濬洫且赫連定霸雖增蒸土之勞士為知權寧慎宣薪之役深詳得失妙察興衰縱墨翟多能九攻聞解帶之術而鄭丹遠識五大在邊之譏蓋虞乎讎必保焉蓋循乎古之制今京不度在百雉以貽憂夫曾有初諒三都之必毀介合仲尼之志何慙由

也之忠

丁去官而受舊屬饋與或告其違法訴云索口

已離本任

余靖

食彘養廉執心斯可及瓜受代改操則非安得因其去官遂不思於潔已丁也才高有立秩滿將遷飛鳳啣書亦既榮於寵命解龜罷政遂靡讓於好羞謂行邁之有期曾厭私而不懼况古之循吏名列青編掛府丞之魚誠在涖官之日留壽春之積實惟去任之晨何乃肆貪罔知守節歌鄧侯之五鼓曾是遵途持山陰之一錢當思勵俗徒欣苟得豈曰能謀重耳受瓊蓋當於旅食叔魚反錦益愧於公行如云不爾瑕疪則恐罔知紀極推恩布化未聞畫象之遺風躋貨啓奸運恣貪狼之本性縱離境壤終獲廉隅減三等以定刑乃九章之垂統

甲為縣令士乙與其故人丙醉毆乙乙詣縣訟
丙令問曰傷乎曰無傷也相識乎曰故人三
十年矣嘗相失乎曰未也何為而毆汝乎曰
醉也解之使去有司劾甲故出丙罪甲曰聞
不至傷救許在村了奪耆長則可縣令顧不
可乎
王回
令親民而毆之於善者也士所以學為君子也今釋一
醉忿相毆咎由十之過全其三十年間未嘗相失之交
毆民於善而耆士以君子之道者也仲尼為魯司寇赦
父子之訟漢馮朝韓延壽不肯決昆弟之爭篤於親而
故舊不遺其義益一耳甲之所為於古為能教於今為
應法不可劾

甲為出妻已告其在家嘗出不遜語指斥乘輿

有司言雖出妻而所告者未出時事也或疑
薄君臣之禮隆夫婦之恩律不應經

王回

指斥乘輿臣民之大禁至死者斬而旁知不告者猶得
徒一年半所以申天子之尊於海內使雖遐逸幽陋之
俗猶無敢竊言訕侮者然書稱商周之盛王聞小人怨
罵乃皇自恭德不以風俗既美而臣民儼然戴上不待
刑也則此律所禁蓋出於秦漢之苛耳若妻為夫服斬
衰而降其義甚重傳禮已來未之有改也且挾虐犯法
既許自許而七出義絕和離之類豈有仇怨顧恬然藉
社席之所知喜為路人擠之死地其惡慝矣宜如有司
所論已若夫減所告罪一等甲同自首以律附經竊謂
非薄君臣之禮而隆夫婦之恩也

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

題跋

跋放生池碑

跋華嶽題名

跋平泉草木記

跋景陽井銘

跋王獻之法帖

讀李翱文

讀封禪書

書神故事

書襄城公主事

書洪範傳後

讀江南錄

歐陽

歐陽

歐陽

歐陽

歐陽

歐陽

劉

王

王

王

王

脩

脩

脩

脩

脩

脩

敬

回

回

安石

安石

讀子孟嘗君傳

王安石

書刺客傳後

王安石

讀柳宗元傳

王安石

書治淮巡檢廳壁

堯俞

書賈偉節廟

堯俞

書魏鄭公傳

鞏

書資治通鑑外紀後

劉恕

跋放生池碑

歐陽脩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為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為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失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畜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

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敷蓋言其始教民取物也浮屠氏之說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為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政華嶽題名

歐陽脩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為十卷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並侍或有行役之勞或窮樂憂悲非惟人事高壘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歲在丙午是歲天子耕籍田肆大赦羣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清泰二年歲在乙未廢帝篡立

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鴈門。廢帝自焚于洛陽，而晉高祖入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有千仞之山，石存。故時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

跋平泉草木

泉草木記

歐陽

脩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惡喜懼憂樂，而押開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也。且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利。

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為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壤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跋景陽井銘

歐陽

脩

景陽井銘不著撰人名。述隋滅陳叔寶與張麗華等投井事。其後有銘以戒。又有唐江寧縣丞王震井記云：井在興嚴寺，其石盤銘有序，稱余著晉王廣也。其文字皆磨滅，僅可識者其十一二。叔寶事史書之甚詳，不必見於此。然錄之以見煬帝躬自滅陳，目見叔寶事，又嘗自銘以為戒如此。及身為淫亂，則又過之。豈所謂下愚之不移者哉。今其銘文隱隱尚可讀，處有云：前車已傾，負

乘將沒者又可數也

跋王獻之法帖

歐陽脩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叙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為奇詭而想見其人也於高文大策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以學書為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

讀李翱文

歐陽脩

予始讀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嘗後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

即薦賢書以謂翱特宦時積無薦已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翱為秦漢間好事行義之一豪傑亦善諭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况廼翱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而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翱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感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拙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垂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數老嗟卑之心為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云哉然翱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憂文其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知翱憂者

又皆疏遠與朝無異廿八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
不以為狂人則以為妄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
不肯自憂又禁他人言皆不得憂可歎也矣

讀封禪書

劉敞

劉子曰新垣平候日而得中文帝以建元言份陰有寶鼎
氣乃效於後平之於世亦可免矣其卒以詐死為世大
僂何哉彼以其術為世而飾之以巧以其利為迂而益
之以謠者也敗不亦且乎是故博學而精擇之正言而
謹守之不為頃以變志不以利鉅遷慮辟此患也莊周
有言毋以人徇天毋以故滅命豈新垣平之謂邪悲矣

書神故事

王回

景德二年右諫議大夫種放賜假遊嵩山真宗御資
政殿置酒餞放侍臣出直者四人預之時右司不宿殿

宣召既集皆相顧莫敢就坐上乃親定其准俄翰林學士
晁迥西面侍上資政殿學士王欽若東面侍上知制誥
朱巽南次迥待制戚綸南次欽若北面對上示特客
之云酒半上作七言詩一首賜放放奉和侍臣應詔皆
作而欽若最後成二首焉初放養其母隱終南山講經
書著嗣禹表孟子文秦蜀諸生多從之游其母好道家
言修辟穀之術放阿其好終身不要婦世以其能行人
之所難益高之朝臣屢表薦聞

太宗召之辭疾不出上即位張洎以舊相守京兆又
薦焉乃遣內供奉官周班齎手詔召放放應召既至拜
右司諫直昭文館賜名第什器御厨給膳四遷至工部
侍郎卒放雖居官屢請假還山上輒為作詩置酒餞之
後賜兩制三館學士等御筵餞之於瓊林苑常手詔問

以政事欲大用之故辭小止昔堯起舜於畎畝之中位
以司徒商高宗起傅說於巖野而位冢宰彼授受之際
不嫌駭衆如此而功烈竟立豈藉其虛名而誕後世哉
竊觀真宗特禮寵放近世天子蓋未聞也而放之行
乃叛其所學以棄人倫爲難有君而無臣惜哉放既正
已不足則其用捨行止之節曷議焉

書襄城公主事

王回

唐太宗長女襄城公主出降太常卿汾州刺史蕭銳初
公主在女時篤行好禮太宗賢之嘗指以誨諸公主既
降銳銳父宋國公瑀尚無恙而太宗敕有司爲公主起
第公主辭曰婦事舅姑如子事父定省朝夕所以養也
而容別居者據何理也太宗不許而公主固辭不可奪
太宗乃即鞠之私第其旁隋煬舊晉邸葺以爲襄城公

主第第成當施公主祭戟於門以公主又辭曰禮無以抗
於尊者爲榮也今舅之門既立戟矣而更於女門施戟
是婦抗於舅而爲禮豈所以然也女也太宗不許而公主
終辭不可奪太宗乃敕以公主祭戟并施於宋國公之
門昔堯將任舜以天下以二女嬪之畎畝之中而不敢
留於帝室者以舜有父母未順其心雖與天下舜必不
受也使舜受之願非所以任天下者也周之王姬嫁於
諸侯車服不繫其夫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故詩
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自秦以來祖於申韓之術其治
務以隆君抑臣爲甚天子之女特創其號曰公主而婿
者不得自當其妃匹曰尚公主其弊之漸至於父母不
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其故以隆君抑臣爲治
也而使人倫諄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隆君而治

哉嗚呼以唐太宗之明常指蓬城以誨諸女可謂知其賢矣然襄城辭切於禮而應於治古之効猶勞於再三而僅從其心則化公主之有冒不姑者益亦別居耳益弊流於千載者雖願治之明主猶不遽變其習也而一女子卓然出其間可不謂賢哉

書洪範傳後

五

安石

王安石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者意故為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驚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不固不專不固而可入者口耳善其口耳也孔子沒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

注之家作為師則有講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為盡於此矣吾可矣無思而得也夫如止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而不只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孤資其言以施於世也子悲夫世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意而令其真也於是為作傳以通其所以教而蔽於傳注之學也問之切而後復正與則吾將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下固以為好辨蓋邪說暴行

孟子者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子豈好辯哉
子不得已也夫子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為此諛諛
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讀江南錄

王

安石

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奉 太示命撰江南錄至李氏之
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晉數存亡論之雖有愧於
實錄其於春秋之義藉鞞而獨箕子之說謂賦豈孺
爾酬以社壇爾宜不怨言徐氏錄為得焉然吾聞國之
將亡必有大惡惡者無大於紂為君至暴矣武王觀兵
臣雖不至於治亦不至於亡以及聞其殺王子比干然
於孟津諸侯伐紂武王曰未一以及聞其殺王子比干然
後知其將亡也一舉而勝焉李梁在隋隋人雖亂楚人
不敢加兵屢以用名之奇之言晉人始有納辟土假道之

謀然則忠也國之與也存與之存亡與之亡子自為兒
童時已聞公平陵臣潘佑以直言見殺當時京師因舉兵
來伐數以中心臣之罪及得佑所上諫李氏表觀之詞意
質直忠臣之言子諸父中舊多為江南官者其言金陵
事頗詳聞所以死則信然則李氏之亡不徒然也今
觀徐氏錄言佑死頗以妖妄與子舊所聞者甚不類不
止於佑其言所誅者皆以罪矣何也子其怪焉若以商
紂及隋虞一君論之則李氏亡國之君必有濫誅吾知
佑之死信也無罪是乃徐氏匿之耳何以知其然吾以
情得之大凡一毀生於嫉嫉生於不勝此人之情也吾聞
鉉與佑皆本下氏臣而俱稱有文學十餘年爭名於朝廷
當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諫鉉獨無一說佑見誅鉉又不
能力諫卒使以其君有忠臣之名踐亡國之禍皆鉉之

由也。鉉懼山以過。元王其善及於佑。故匿其忠而汗以
它罪。此人情用之常也。以俗觀之。其它所誅者。又可知矣。
噫。若果有比。吾謂鉉不博厚。誣志臣。其欺吾君。不亦甚
乎。

讀孟嘗君傳

王 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
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
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彊。得一士。足以可以南面而制秦。
尚取鷄鳴狗盜之力哉。夫鷄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
所以不至也。

書刺客傳後

王 安石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却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
信。一時可也。子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願不用其策耶。

誠

劫

讓城國士也。曾不能遊。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
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
參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汗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
亡。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讀柳宗元傳

王 安石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為叔文所誘。遂陷於
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
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彊以求別於後
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為君子者。吾多見其初
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
何議於彼哉。

書泂淮巡檢廳壁

傳 堯俞

巡檢職捕盜。職舉則盜去。如失其職。兵皆盜也。何則。上

既不戰下從而縱恃賴勢力侵漁良民非盜而何意鼠
竊狗偷者遂可夫捕可擒係縲囚戮其勢易制至於士
兵一得縱放則欺擾公行使民口膠舌結噤不敢出聲
是誠盜之巨者新息腋淮面山地雖褊隘實為咽喉故
置巡檢提健兵百人以遏狂寇官事備舉民倚之得安
存一非其人下惟苦害以區區之邑若先用百盜縱乎
其間傍與它盜者併力賊之則雖欲背死趨生路亦無
繇也曹君德華受命職捕盜既至頗革前弊約身廉馭
兵嚴士不敢犯民則向所謂百盜者固以息矣於是封
域靜寧帖焉士驚居日多暇頗圖燕安先是視事廳風
頽雨剝殆不可居德華醜之命工新其棟宇雖有取於
民半出私奉規模宏偉數倍平昔可以視壯大若益堅
其廉益厲其嚴雖亡是廳不害居是廳不愧苟沿其廉

施其嚴則是廳廣豁邃深軒危瑰琦更盛於今日亦奚
以為哉徒增過重不德爾後人至者具廉與嚴思有以
上曹君可也若曰某屋未豐於是廳某屋未華於是廳
思以土木之功加之則可乎不可也吾懼來者不知而
務侈以殘吾民志壁以示之

書買偉節廟

王

安石

息之滅亡移徙尚矣其俗頗好鬼視上直聰明之神則
蔑然先是邑之南幾十數里有其故佚之廟國人事之
簫鼓豆牢歲時甚謹而公之祠在新城之北密邇民間
不遠數步門宇不崇奠享不恭人之至者歲無一二子
甚疑乘間因詢諸故老僉曰佚之祠不信不祀則禍福
時至賈公之神雖不祭不我為害子曰嘻來吾語爾佚
為息之君不能保有爾衆至於喪社稷而亡國其身殞

則其靈歟惡乎能驚動此民而禍福加於後世此其怪
妖依憑恐諸愚以悻祀爾若賈公者其民之主乎昔爾
之先有子曰男曰女皆殺而不育公為邑之長嚴為制
而禁之賴是生者以千數非公息民其遂絕爾將安出
昔之男爾民之父也昔之女爾民之母也活爾父母而
不報可乎况公之英風風靈氣固當未泯以昔時之人
今日未必無陰相也反以其不禍認以其不能而忌之
罪孰甚焉爾歸厚報爾之主可也無為奔走乎怪妖之
庭况禮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是公之堂可祠而侯之
廟可廢惜也吾之賤而侯之廟在籍去之不可爾聽吾
言而亟改則爾之休茂矣僉曰唯而心不以為然事如
初異日過公之祠登公之堂傷民之過遂志於壁
活爾父母莫報不舉實吾神之悔為民禍尤且牢是求

則吾神之羞我瞻公之象昂昂可仰我想公之靈英英
如生厚矣公德在息之國嗟哉息民在公之仁嗚呼怪
妖是趨明靈是認爾則無知神不爾誅

書魏鄭公傳

曾

鞏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群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從喜遭
其時感知已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
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
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
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
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
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大臣之事君者何
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揜
已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

夫以諫諍為當掩是以諫諍為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
諫諍乎况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推
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
啓其怠且忘矣太宗末年群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
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知鄭公不在世未
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
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之
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為明君而伊尹周公
為良相者以其書可見矣今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
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
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
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值乃此數君之所
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實

者諱與此戾也夫春秋之所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
然則焚藁者非欺曰焚藁者誰欺非伊尹周公為之也
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
焚其藁為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
藁之是非而必其過當在於君美當在於已也豈愛其
君之謂欺孔光之去其藁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
其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已之奸計乎或曰造辟
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
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
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已而事其君
而不欺千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
然哉

劉恕曰孔子作春秋筆削美刺子游子夏門人之高弟不能措一辭魯太史左丘明以仲尼之言高遠難繼而為之作傳後之君子不敢紹續焉惟陸長源唐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誅絕之罪也左氏傳據魯史因諸侯國書繫年叙事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以免時難後漢獻帝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荀悅依左傳體為漢紀言納事詳大行於世晉太康初汲郡人發魏襄王家得紀年文似春秋其所記事多與左氏符同諸儒乃知古史記之正法自是表矣張璠係盛千齊晉鑿齒以下為編年之書至唐五代其流不廢漢晉起居注梁唐實錄皆其遺制也國語亦左丘明所著載內傳遺事或言論差殊而文詞富美為書別行自周穆王盡晉知伯趙襄

子當貞定王時凡五百餘年雖事不連屬於史官蓋有補焉六國有戰國策晉孔衍作春秋後語並時分國其後絕不錄焉唐柳宗元采摭片言之失以為誣淫不繫於聖作非國語六十七篇其說雖有然不能為國語輕重也司馬遷始撰本紀年表八書世家列傳之目史臣相續謂之正史本朝去古益遠書益煩雜學者牽於屬文專尚西漢書博覽者乃及史記東漢書而近代士頗知唐書自三國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識承平日久人愈怠惰莊子文簡而義明玄言虛誕而似理功省易習陋儒莫不尚之史學浸微矣案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劉歆叙七略王儉撰七志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最分四部史記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錄記傳錄記史傳由是經與史分夫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因善

思以明褒貶察政治以見興衰春秋之法也使孔子贊
易不作春秋則後世以史書為記事瑣雜之語春秋列
於六藝愚者莫敢異說而終不能曉也愨皇祐初舉進
士試於禮部為司馬公門生侍於大儒得聞餘論嘉祐
中公嘗謂愨曰春秋之後迄今千餘年史記至五代史
一十五百卷諸生歷年莫能竟其篇策畢世不暇舉其
大略厭煩趨易行將泯絕予欲託始於周威烈王命韓
魏趙為諸侯下訖五代因丘明編年之體倣荀悅簡要
之文網羅衆說成一家書愨曰司馬遷以良史之才叙
黃帝至秦漢興亡治亂班固已下世各名家李延壽總
八朝為南北史而言詞卑弱義例煩雜書無表志沿革
不完梁武帝通史唐姚康海統史世近亡軼不足稱也
公欲以文章論議成歷世大典高勳美惡褒貶流於萬

世元凶宿姦貶絀甚於誅極上可繼仲尼之經立明之
傳司馬遷安可比擬荀悅何足道哉治平三年公以學
士為英宗皇帝侍講受詔修歷代君臣事迹愨蒙辟
實史局嘗請於公曰公之書不始於上古或堯舜何也
公曰周平王以來事包春秋孔子之經不可損益曰曷
不始於獲麟之歲曰經不可續也愨乃知賢人著書真
避聖人也如是儒者可以法矣熙寧三年冬公出守京
兆明年春移帥潁川固辭不行退居洛陽愨徧徇其議
論不敢居京師請歸江東養親又以新書未成不願刊
削愨亦遣隸局中嘗思司馬遷史記始於黃帝而包犧
神農闕漏不錄公為歷代書而不及周威王之前學者
考古當闕小說取舍乖異莫知適從若魯隱之後止據
左氏國語史記諸子而增損不及春秋則無與於聖人

之經包犧至未命三晉為諸侯比於後事百無一二可
為前紀本朝一祖四宗一百八年可請實錄國史於
朝廷為後紀昔何承天樂資作春秋前後傳亦其比也
將俟書成請於公而為之熙寧九年慈羅家禍悲哀憤
鬱遂中癰痺右肢既廢九欲執筆口授推子義仲書之
常自念平生事業無一成就史高十年俛仰竊祿因取
諸書以國語為本編通鑑前紀家貧書籍不具南徽僻
陋士人家不藏書卧病六百日無一人語及文史昏亂
遺忘煩簡不當遠方不可得國書絕意於後紀乃更前
紀曰外紀如國語稱春秋外傳之義也自周共和元年
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一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見於外
紀自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至周顯德六年己未一千
三百六十二年載於通鑑然後一千八百之興廢大事

坦然可明昔李弘基用心過苦積
昇之手足攣廢著五悲而自沈頹
不食才各不逮二子而疾疹艱甚
杜牧自撰墓誌夜臺甫過歸心共
紀而為外紀馬侮日書成公為
之煩冗而為前紀以備古今一
平生之志也

斗疾而藥石不繼盧
水子病眼病創不寐
過之陶潛豫為祭文
不飛聊序不能作前後
前後紀則可刪削外紀
家之言怨雖不及見亦

鑑卷第一百三十一

題跋

書東臯子傳後

書黃子思詩集後

題唐氏六家書後

題逸少帖

書鮮于子駿八詠後

書鄭玄傳

題論衡後

書鄭祭傳

題張唐公香城記後

書王知載响山雜詩

書贈韓瓊秀才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林希

呂南公

徐積

潘興嗣

黃庭堅

黃庭堅

書邢居實南征賦	黃庭堅
書邢居實文卷	黃庭堅
題墓燕郭尚父圖	黃庭堅
題陳自然畫	黃庭堅
題徐巨魚	黃庭堅
題自書卷後	黃庭堅
題崔圓傳後	王庭堅
書五代郭崇勳卷後	張耒
題郇公詩帖	張舜民
主父之事	張舜民
龍井題名	秦觀
記殘經	李昭玘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格非

跋薛唐鄉秦爾
 書與賈明叔書
 書張王客遺書
 書東臯子傳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
 喜人飲酒見客舉盃徐
 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安
 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
 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慕
 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
 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醺
 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口
 吾為之體輕飲者因於

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
 引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
 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
 無在予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
 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
 全其樂乎故所至常蓄善藥有
 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
 以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
 酒吾為之酣適蓋專以自為也

周行己
 田畫
 晁詠之
 蘇軾

東臯子待詔門下省曰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
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羞八醞三升殊可戀耳合嶺南法不
禁酒予既得自釀月田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
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臯
子矣然東臯子自謂予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
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三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
中矣東臯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
為墓誌予蓋友其人於千載成庶幾焉

書黃子思詩可集後

蘇軾

予嘗論書以謂鐘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
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以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
以為宗師而鐘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
曹劉之自得陶謝之妙然蓋亦至矣而李大曰杜子美

子晉盜可使奔秦崔瑗進不庶儉成風揚縮用而淫侈
改度誠國是之先定雖民訟而可收拔茅茹者以彙而
征附馬棧者必先其直用全戶既見好惡自明人知所趨
勢有必至 今朝廷方講世出世之務力追前代之隆雖
改定法令足以便事而未足以安民寬弛賦役足以安
民而木足以成俗是以登在著老搜求雋良將使士知
向方民亦有耻如載者山社下士軒冕奔材少而學文
本聲律雕蟲之技出而從仕有狂狷嬰麟之愚溝中不
顧於青黃幾下無心於宮殿以誤蒙收拾已出優恩荐獲
禁嚴殊非素望此蓋伏遇甘不官德醜前哲望隆本朝名
重圭璋上助廟堂之用言何著蔡下同鄉士之謀餘論
所加虛名增重知丹心之出在矜曰首之無歸特借寵
光以寬衰病任隆才下恩垂上報輕直道而行恐非所以

安愚不肖之分充位而已之不足以解卿大夫之憂蚤
夜以思進退惟谷恐懼戰兢不知所裁

荅試館職人啓

蘇軾

伏承射策玉堂方觀筆陣以文天祿遂秀儒林黨友增
華縉紳共慶國家求賢之法也必於閑暇無事之時賢者
報國之功乃在緩急有為之際養之無素則一旦欲用
而何由待以非常則臨事必辭而不可故納之於英俊
相從之地觀之以世俗不目之書非獨使之業廣而材
成抑將待其資深而望重甘小官學優而仕行浮於名辭
令從容議論慷慨追還正於文章為之一新傳寫都城
紙墨幾於驟貴得士之喜非小我敢私載疾病侵尋文思
荒落職在翰苑當發策而首大辭識匪通儒懼擗藻之不
稱過煩臨貺寵以書詞永公巾笥之珍愧乏瓊瑤之報

大示猶誅洎而不問用何哉此殆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
官不能辨也張長史草書類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
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者有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
真生行行生草真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
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中石柱記作字簡遠
如晉宋間人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
詩格尤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
復措手柳少師善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
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猶諷諫理固然也世
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梯情終有睚眦側媚之態不知
人情隨想而見如列子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然至使
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詩
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為我略評

之而書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余何哉此文未可曉也

題逸少帖

蘇軾

逸少為三述所困自誓去官超然於事物之外常自言吾當卒以樂死然於二遊岷嶺勤勤如此而至死不異乃知山水游放之樂自是人生難必之事况於市朝春戀之徒而出山林獨往之言固已疎矣

書鮮于子駿八詠後

蘇軾

始余過益昌子駿治漕利路其後八年余守膠西而子駿始移漕京東自却廷更法以來奉法之尤難其人刻急則傷民寬厚則廢法二者其理難通而山峽地瘠民部以親則害法以公法則傷恩二者其勢難全是三難者萃於子駿而子駿為之九年其聲謂然聞之四

志

不害法下不傷民中不廢親自講議措置至於立法定制皆成其手吏民舉欣欣焉而子駿亦自治園亭樹賦詩飲酒雍容有餘如留共時為監司者君子以是知其賢子駿以其所作八詠室司余余甚愛其詩欲作而不可及乃書其末以遺益昌之人使刻石以無志子駿之德

書鄭玄傳

林希

余嘗謂聖人之教尤備於禮自堯舜以來積于三代周之所以為周者守此也秦悖人道書灰火學士腐於坑天下之口不復敢言仁義先王之道不亡而存者幾何也賴當時耆儒老叟遺及漢世口誦手傳或山巖屋壁之間收拾缺編折冊朽蠹斷絕之餘次而成文猶有篇章條類明白蓋其初不經於聖人之手至後世又遭磨滅其不能完而少有訛誤豈能免也及得鄭氏注精微

通透鉤聯瀆命且故古經益以明世學者皆知求而易入
識為入之道者漢諸儒之功而成之者鄭氏也其於法
制更為章明獨失之者緯也然當大壞之後聖人不世
以一人之思慮欲窮万世之文豈不難哉世之人猶指
其一二而譏之遂以鄭為一家之小學噫亦甚愚矣蓋
玩文辭則薄於經術抑不思其所為功者雖玄猶有所
不敢盡況無玄哉當漢之末英雄競起玄身出禁錮四
方聘請不能動其志脫一身於汚濁之世獨全其道至
使黃巾望玄而拜不入其境嗟夫歷千百年及此者延
幾人尚敢輒訕玄哉若玄者可謂賢矣

題論衡後

呂

南公

傳言蔡伯喈初得此書常秘玩以助談或搜其帳中見
之輒抱以去豈且丁寧戒以勿廣也嗟乎豈不得為賢

儒豈不宜哉夫即小辯以駭俗流之二十萬言既自不
足多道邕則欲以獨傳為過人之功何繆如之良金美
玉天下之公實為其貴於可用耳小夫下人偶獲寸片
則計握行懷如恐人之弗知又兢兢於或吾寇也而金
玉果非天下所無信以充書為果可用乎孰禦天下之
同貴存如不然也邕之志慮曾小夫下人之及耶

書鄭玄傳

徐

積

天下之所恃而為安危者誰乎曰宰相焉耳故自朝廷
百執事至於州縣之吏不幸而一非其人不過敗其一
局之事耳至於宰相者其人一非則天下殆矣雖云宗
赤疾何益旋敗蓋天子之於天下也得其術則其道甚
易宰相佐天子治天下以一身而當天下之責雖得其
術其道甚難臨之六五曰知臨大君之宜此若非易乎

乾之九三曰君子乾乾夕惕若此豈非難乎然而人皆
易之何也曰不知量也今有馬於此且其行不過百里
也驅而倍之則馬且洵矣鬪合升斛之量各有所受也
以鬪合而加之斛升之主則溢矣況斛升之受一斛之
量乎故一邑之才施之一郡則不可也其以一群之才
而當天下之責可乎此黃霸之所以得今名於前而見
譏於後也況遠不迨霸者乎其矣人之不知量也坤之
六五黃裳元吉蓋君子之有諸中形諸外如此可也大
有之九二曰大車以載蓋君子以盛德大烈當天下之
貴如此則可也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蓋君子履
天下之危當天下之責其憂勞如此可也忠烈如伊尹
勤勞如周公而文終以謙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嗚呼
其難若此而人皆易之何也曰好之也尊官重祿固人

之所好也不如是不足充其好快其欲彼安肯曰吾下
才也吾辱其位者即其禍敗隨之耶取天下笑耶為
世之羞耶甚者亡人之國危人之天下不顧也且予謂
不知量者耶安得知量者見之乎予讀陳平傳嘉平知
其任讀鄭君傳愛君知其量嗚呼如君者豈易得哉豈
易得哉

題張唐公香城記後

潘興嗣

唐公國士也立朝敢言各動樞垣紳視萬鍾之祿不易其
操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方此時僕齒髮方少已無仕宦
意第以琴書為樂相視莫逆至於忘年可謂以無累之
神合有道之器不愧於古人矣每一至此視公筆蹟於
壞壁間字漫漫滅惘然于懷昔嘗覽上人好事次錄其言
勒于石

書王知載昀山雜記後

黃庭堅

詩書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以廷然分託於道怒鄰罵
坐之為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
喜同然而不察並世而不聞世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
吟調笑之聲旬月以釋然而聞世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
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天也其發為訕謗侵陵引
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為詩
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故世相後或千歲地相
去或萬里誦其詩而想見其人其所居所養如旦莫與之
期鄰里與之游也管丘王知載仕官在予前予在江湖
浮沉不知載已沒於河外不以相識也而得其人於其
詩時不遇而不怒人不知而獨樂博物多聞之君子有
文正公家風者邪惜乎不幸短命不得發於事業使予

言信於流俗也雖然不期於流俗此所以為君子者耶

書贈韓瓊秀才

黃庭堅

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讀書務博常不
意用心不純訖無全功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
義理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
接物在朋友之際得失憂樂一考之於書然後嘗古人
之糟粕而知味矣讀史之法考當世之盛衰與君臣之
離合在朝之士觀其見危之大節在野之士觀其奉身
之大義以其日力之餘玩其華藻以此心術作為文章
無不如意何況翰墨與世俗之事哉

書邢居實南征賦後

黃庭堅

陽夏謝師復景回年未二十文章絕不類少年書生語
余嘗序其遺藁云方行方里出門而車軸折可為奇異

今觀邢惇夫詩賦筆墨山立自為一家甚似吾師復也
日者閱國馬圍人曰千里駒往往不及奉輿斃於阜纏
驚蹇十百為郡未嘗求國醫也聞之喟然曰吾惇夫亦
足以不朽矣

書邢居實文卷

黃庭堅

余觀學記論君子之學有本末等衰人雖不能自壽百
歲然必不躡等如水行川盈科而後進耳小學之事雖
若糜廢日月要須躬行必曉所以致大學之精微耳吾
惇夫才性高妙超出後生千百輩然慕大略小初日使
為途遠之計則似可恨後生可畏當欣慕其才而鑒其
失也

題濟南伏勝圖

黃庭堅

御史晁大夫號為峭直刻深觀所寫形質似未至也然

伏勝宛然故齊之老書生耳又作媵女子懽然儒
家子此亦丹青之妙

題摹燕郭出回父圖

黃庭堅

凡書畫當觀韻往時李伯時為余作李廣奪胡兒馬挾
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發之人
馬皆應弦也伯時笑曰使俗子為之當作中箭追騎矣
余因此深悟畫格此與文章同一關紐但難得人入神
會耳

題陳自然畫

黃庭堅

水意欲遠鳧鴨閑暇蘆葦風霜中猶有能自持者予觀
李營丘六軸驟雨圖偶得此意陳君以佛畫名京師戲
作秋水寒禽便可觀因書以遺之

題徐巨魚

黃庭堅

徐生作魚庖中物耳雖復妙於形似亦何所賞但人多驚
獠生涎耳向若能作底柱折城龍門岌業驚濤險壯使
玉鮪赤鯁之流仰波而上洑或其瑰怪雄傑乘風霆而
龍飛彼或不目料其能薄乘時射勢不至乎中流折角
點額窮其變態亦可以為天下壯觀也

題自書卷後

黃

庭堅

崇寧三年十一月余謫處宜州半歲矣官司謂余不當
居闕城中乃以是月甲戌抱被入宿于城南余所僦舍
喧寂齋雖上雨傍風無有蓋障市声喧憤入以為不堪
其憂余以為家本農耕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
又可不堪其憂邪既設卧榻焚香而坐与西鄰屠牛之
机相直為資深書此卷實用一二錢置貝雞毛一筆書

題崔園傳後

王

无咎

天下之郡無大小遠近天子皆為之置賓佐曹掾者不
唯共守境土行條約均職務而已固將有以出謀議規
過失也故守臣虛屈意以事訪於賓佐曹掾而為賓佐
曹掾者亦專專然不憚而舉其守之缺者乃其勢然也子
觀近世之為郡者多不知其勢之如此故鮮有能盡以
事訪于其屬而為其屬者亦鮮有能舉上之缺設有能
然者則往往驟取譴怒按辱其者萬方撥拾行事釀成
其事而去之以騁已之權而遂其非焉故今天下多不
治之郡而朝廷有不審擇之過予嘗有憾於此也久矣
每觀韓愈誌韓爰墓稱其共父紳鄉為揚州錄事參軍大
衙會日舉崔園之過曰公與小民狎至其家害于政園
驚謝曰錄事言是閔實過也乃自署罰錢五十万則未嘗
不反復歎慕其賢焉及讀唐書紳鄉則固無傳園雖有

傳然是事乃不列於其中亦可惜也夫愈以文行賢後
世必不輕其言過譽諸人其事可信無疑矣然而史不
列之者豈其有遺者歟故予輒取其事書于傳之後以
補之噫古之遺者良多予獨區區以補此者是亦有為
而然也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張 耒

自古大臣權勢已隆極官貴已元滿前無所希則必退
為身慮自非太姒雅包里志與夫甚庸駑昏闇茸解有
不然者然其為慮也實難不憂思之不深計之不工然
異日黷之所起往往自去至深至工是故莫若以正夫
正者操術簡而周智者為緒多而拙夫正者無所事計
也行所當然雖然仇不敢議之況繼之者賢乎郭崇韜
於五代亦聰明權智之士也拉其宗決策滅梁遂一天

下自見功高權重故人議已而莊宗之昏為不足賴也
乃為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因請立為后而
中莊宗之欲又結劉氏之援此於劉氏為莫大之恩而
莊宗日以昏酒內聽婦言為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卒
之殺崇韜者劉氏也使崇韜繆計不過劉氏不能有所
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好謀之士敗於謀好辯之士
敗於辯惟道德之士為無所窮而禍福之變豈思慮能
究之哉

題郭公詩性

張 舜民

我生不及郭公而家有公選詩十卷所選皆精于時已
信公之能詩也迨觀此作為信然其文采深潤与字書
故同當時非特郭公大抵前輩皆若此儻与今人語必
曰其文未甚高其書未甚精至其自秉筆命語則鮮不

侯君藝頌如此况其大者乎苟率是求攻堅致遠之效是以以成事

主父之事

張舜民

近歲渭南縣有田夫得宿藏於土中凡七甕水銀者二金銀者五金銀皆刻主父字按漢主父偃以金敗而至於殺其身滅其家今日乃知偃之死非謬也中冓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荀卿曰声無遠而不聞行無微而不彰當偃之死于今久矣徒觀其事而不見其迹猶未足以為信何以暴其數千年之後今之人結交於戶牖之間託物於苞苴之內期於无人之境投於夜半之時欲人之不我知真愚也哉

龍井題名

秦觀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

有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
寧道道人參寥問龍井所
是又天宇開霽林間月明
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
支徑上風篁嶺憇于龍井
几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
草木深鬱流水上激悲鳴
至壽聖院謁辨才于潮音

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
籃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
數毫髮遂弃舟從參寥策
不濯足于惠因澗靈石焉得
丁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曹寧
人声道傍廬舍或灯火隱顯
如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
至明日乃還

記殘經

李昭玘

南臺古刹有佛書數百卷
動歷歷可喜按大藏經目
一首尾可讀者又無幾也
齊克讓造廣明元年劉漢
多唐季五代時所書字畫
凡五千四百卷今所存纔
內含經四卷泰寧軍節度
宏合黃巢侵揚州高駢按兵

不出詔克讓屯汝州會許州部將周茂殺其帥薛能克讓懼不叛引其軍還袁十一月巢攻潼關克讓復出戰關外士饑燒營以謀克讓遂走入關勢不能守賊遂犯京師昔王縉相代宗或夷狄入寇必合衆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為禳厭人事不修而終以賊敗嗚呼將相大臣不能以身任社稷安危而浮屠氏以生死負天下多矣然辱國喪師不罹誅殛之禍者又何幸也正法華經一卷乾符六年女弟子牛妙賊羣嘯王仙芝搗毒於江骨不堪行路士大夫顧唐死無日閨門女子區區媚般若經共三十卷武寧軍養子李彥威也後為龍武

忠誅之以滅天下謗也全忠誅官官韓全誨劫忠既至帝怒諭使還鎮主寢逼重衛強藩悍鎮陰唐出一手以扶天步全忠如友恭猶詭情佞佛以厭天能報應人則又將欺佛石一卷德妃伊氏造唐莊宗徵賤得立歸賜於佛性章賂僧尼而士卒不得衣合後有印章曰燕國夫人伊太后皇之寶皆主之未嘗官印皇后用內侍省印而

此經天復三年所書崔垂休召子奔鳳翔昭宗初不知謀全小幾復引兵薄城下惡焰赫然天爛額之禍進退首鼠莫肯下耳目使世無佛則可果佛盜禍不亦愚乎毗奈耶雜事小次如初神閔敬皇后劉氏以聚斂貨賄山積惟寫佛書饋如為此經豈非畏后所逼耶氏蓋未進封時所制也唐制用印凡封令書即太后用官夫人不聞有用印之禮是時

兩宮交通藩鎮使者辛年於道而恬不知禁則夫人私自鑄亦不為僭矣按五代史稱德妃與韓淑妃居太原晉高祖反時為契丹所虜不知是經何從至也其餘中斷橫裂蟲蟻鼠齧兩敗壁腐無復完綴想夫飄散踪藉炷燈拭案補壞帷塞屋漏者又不勝其數也釋氏之戒能為人寫四句偈獲福無量心生不信罪抵千劫令其徒怠弃如此何頑頓之甚一也不然禍福自人不在於黃藤赤軸之間耶余感其聊寄其一嘆云

書洛陽名園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轂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也天下治亂之候也

後李格非

方唐正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門館列地於東都者号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躪廢而為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為灰燼与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處矣余故曰園囿之興廢者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不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乎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以一已之私自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跋薛唐卿秦壘文

周行己

李斯篆世傳為第一李者莫不愛之吾每見其書幾不疾垂而却走者何哉謂夫人善成其君之過也夫秦之君其資亦未若桀紂之惡之甚也而二三臣釀其君於不善則又有甚焉者嗚呼斯乎是嘗去詩書以愚百姓

者乎是嘗聽趙高以立胡亥者乎是嘗殺公子扶蘇與
蒙恬者乎是嘗教其君嚴督責而安恣睢者乎使其墜
不得傳者斯人也而其刻書吾忍觀之哉顧唐卿猶區
區珍藏之者豈不欲傳百世以為監欤吁是何以監也

書與賈明叔書後呈崔德符

田

畫

此書成與諸弟讀之相對悲不自勝嗟呼身長七尺氣
塞天地不能飽一母富家僮僕歌飫梁肉吾道非耶奚
為而至此然折節售文章真鄙夫事此書遲遲未投尚
借此也其勢正如提孤軍薄堅敵矢窮力盡餉道不繼
伏兵又從而乘之當是時不折北者鮮矣公其籌之

書張王安遺事

路誠州字子

晁

詠之

祖宗以武定天下至章聖時益厭兵澶淵之役契丹之
衆可覆而取也縱其去不忍殺自是不復言兵封泰山

祀汾陰天神降格休祥並至以文太平縉紳之士以此
相繼受爵秩于朝將相大臣往往列於參公侍從多至
丞郎以上其以武受賞者殆無其人此主客公之功所
以不錄然公之多繇此以顯出入中外為時名臣蓋當
時廷臣奉使于外者舉工八下三四十人耳邦之大計總
於三司而諸道各有轉運使一人其財賦調度凡利害
之入悉歸之其權比今為甚重每改使一道輒推恩官
某子若孫一人其它禮遇稱比蓋其部吏尊其使者亦
以此進是時大臣多白首耆艾加公十年之壽以馴致
公卿必矣然則朝廷未嘗薄公之功也論者見公一旦
斷河橋棟朱能滅其凶讎而賞不加不知朝廷所以待
士大夫者固自有在或比公仲連辭封不願其言羨矣
然仲連縱橫辯士眩奇於衰世非公之所願學管觀景

德祥符以來風俗淳厚士大夫人人自重有長者之風
公之不自言其所以自處蓋甚厚非有激而為者方其
少時以經明動場屋其益吏治劇名一時大臣多薦
公者寇萊公知公九深然則公之所養可知蓋自公繼
其父先祿公起家至公百有餘年傳六世世有人其澤
未艾彼以尺寸之勢自嚮於一時過取爵位者曾不旋
踵輒致隕貶顧何以傳來世然則天之所以報公亦甚
厚諫之官長安公之曾孫介夫為鄆令間以事抵府數
相過愛其溫厚儒雅意甘先世必有盛德之士果得公
遺事為及其世而論之

